

西南石窟文獻

第十卷

中國西南文獻叢書

中國西南文獻叢書
第十卷
西南石窟文獻

中國西南文獻叢書·第八輯

西南石窟文獻

第十卷



本輯主

編：胡文和

本冊顧

問：楊光軍

張學

楊德培

李江

段忠明

劉文忠

劉丹霞

策

劃：李曉弟

張印銘

執行編輯：張文

編輯：陳瑞鴻

李鶴仙

董增旭

楊德志

楊湖彪

段力剛

本卷目錄

一	記劍川石窟	宋伯胤撰	三八一	
二	讀『記劍川石窟』後	楊延福撰	一四	
三	劍川石窟	陳兆復撰	一九	
	附錄	劍川石鐘山石窟一至十六窟現狀	六二	
四	石鐘山石窟及石雕	劍川縣文化局編	六八	
五	劍川石窟·一九九九年考古調查報告			
	北京大學考古學系	雲南大學歷史系	劍川石窟考古研究課題組編	八八
六	劍川石鐘山南詔、大理石窟考察	田懷清撰	一〇五	
七	劍川石寶山石窟造像	方國瑜撰	一四九	
八	大理國梵像卷和雲南劍川石刻	李霖燦撰	一六一	
九	南詔大理國的石窟寺藝術	張楠撰	二〇〇	

十	石寶山石刻造像	楊延福撰	二一九
十一	涼山博什瓦黑南詔大理石刻中『梵僧』畫像考	李紹明撰	二九一
十二	『阿央白』與佛教密宗的女性觀	田青撰	三〇二
十三	劍川石鐘寺石窟『阿央白』試釋	張旭撰	三〇九
十四	石鐘山第八號窟『椎狀物』辨微·鐘山石窟散論之一	趙櫓撰	三一五
十五	談石鐘寺第八號石刻的名稱	楊延福撰	三二七
十六	再釋『阿央白』	楊新旗撰	三三〇
十七	巍山巉岬圖山出土南詔石刻造像	劉喜樹撰	三三八
十八	劍川石鐘山石窟第一號窟的題材內容及開鑿年代	王立政撰	三四五
十九	南天瑰寶·雲南劍川石鐘山石窟	董增旭撰	三五七
二十	石寶山石雕南詔閣羅鳳出行圖	李家瑞撰	三八五
二十一	劍川石鐘山石窟發現大理國造像題記	夏泉生撰	三八八

記劍川石窟

宋伯胤

石鐘山是石寶山的一個支峰，屬老君山滬，橫亘於雲南劍川縣的西南沙溪一帶。明滇人李元陽的『中溪家傳匯稿』中稱石鐘山爲『中山』。乾隆元年（公元一七三六年）甘調元在石鐘寺設館教學，曾刻過一首詩，詩也里說，『假館中山』。現在住在這一帶地方的白族人民，稱石鐘山爲『灣信子』（Wun¹ Sin¹ Tsl¹ v¹），意即中山』

關於石鐘山的石刻，熙『劍川州志』（王世貴撰）卷二里說：

『鐘山，石寶山南。其中有石龕、石佛、石獅、石虎、牛、馬』。

同書卷十七，又說：

『鐘山石佛在治西南五十里。山里有石如鐘形，名曰鐘山。崖石錯落，有石人石獸之形。精巧玲瓏，工於雕琢，間有斷指，百竅皆空』。

志書里給我們的材料只有這一點。徐宏祖天明崇禎十二年（公元一六三九年）游旅滇西北時，曾經到過石寶山，但因走錯了路，把石鐘寺忽略過了。他在『滇游日記』里記載下當時的情形：

『從嶺南行二里，峰頭石忽涌起，如獅如象，高者成崖，卑者爲級，穿門蹈瓣，覺其有異，而不知其即鐘山也』。（『徐霞客游記』卷七）

李元陽『石寶山記』對石窟有較詳細記載：

『劍川石寶山，緣崖多石像，有觀音，有諸菩薩、石羅漢，皆若雕鏤然。及省其手足指爪剥

折之處，又皆空洞如乏骨，乃知其爲天成。又省其空洞之穴，皆有鑿痕，反復辨別，莫究端倪。……嘉靖庚寅予與成都修撰升庵楊公慎來游，……樵者指一洞謂予曰，此中石羅漢以百計，榛塞不能入。』

三十年後，即嘉靖四十一年（壬戌）李元陽重游石寶山，才年到『波斯國人』：

『……車里，石上雕一波斯人，雖出人爲，然亦前代工也。』

『劍川地理略考』是一個無作者姓名的抄本，似爲近代人寫的鄉土教材一類的東西。其中關於石鐘山的石刻，肯定地指出：

『其中石鐘寺，唐代石刻頗多。有圖騰時代之生殖器石刻，以至開天辟地之神像。唐代大理國王閣羅鳳、异牟尋等壁像。工藝精巧，頗爲考古家之癖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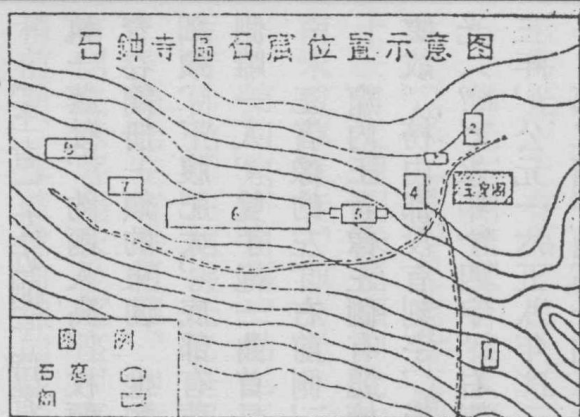
這種意見的根據是什麼，還沒有考察出來，不過把閣羅鳳這個名字和石刻聯係在一起來敘述。楊慎『雲南山川志』（函海本）：

『方丈山在鶴慶府城南一百里，巍然峻拔，山半有洞，中有池，深不可測，水滴岩下，如方響音。昔蒙閣羅鳳琢觀音像於壁，故又名觀音山。南詔名山凡十七，此其一也。』

劍川石刻中有『南詔王子』，並且能確切知道那一個是『南詔王子閣羅鳳』，那一個是『异牟尋』，在甸頭禾和沙溪的群衆的傳說中是很熟悉的，這一點也值得我們注意。

石鐘山的石刻，以它分佈的地點看，可以分做三個地區：石鐘寺區、獅子關區、沙登村區。現在我們首先談談這三個地區的地理上的關係。

沙溪壩子有兩個村子，第一個村子叫甸頭禾（Tal Tia）意即『壩子頭』。向南二個村子叫沙登。石鐘山就橫亘在甸頭禾村與沙登村之西。從甸頭筆村後上山，西行五里，就到了石鐘寺。石鐘寺側，



後方鑿了八個石窟，這裡我們稱之曰：『石鐘寺區』。從石鐘寺門下坡，至菁底，再爬到正對石鐘寺的小山嶺，這個小山嶺當地人叫做『獅子關』，這裡有石刻三處，我們名之曰『獅子關區』。從沙登村西行，沿着兩個小山嶺的兩旁，有石刻四處，名之曰『沙登村區』。順着沙登村西的深菁向北走，可以到石鐘寺門口。據說，這是通向石鐘寺的一條古道。我們曾經向這條『古道』探索過，結果發現有用石條鋪成的小橋兩處。因為菁草密，無法前進，只好中途停止了。

一、石鐘寺區

石鐘寺區共有八窟。編號依次序見示意圖。

第一窟：高一點三四米，寬一點七零米。窟正中雕一『王者』坐像。坐像左近側雕侍者像二人，右近側雕三人，左、右前側各雕文吏一人。座前雕一人，共計九人。

這個石窟的外檐，雕成三重。窟門作圓拱形，門周用連珠紋圍成，兩側畫出磚砌的樣子。窟內雕一平座。九個人像就像安置在這個座上。平座沒有什麼裝飾，僅前方有後人隨意劃的字迹兩處：一處橫刻『山高水長』四字，一處直刻：『隆德(?)七年賓川人李成德游此』。

『王者』着圓領，寬袖，偏禁長袍，袖手坐在一椅上。椅背上部刻橢圓狀，兩端伸出龍頭。椅後樹一屏障，屏障周圍用陰綫刻出葉狀紋。像前雕一童子盤足坐雲座上，右手舉一蓮座，座上中間陳設的似為一爐，其左葡萄一盤，其右桃子一盤。

『王者』左近側一侍者像。雙手捧一盒狀物。身微前傾。他的身後，站一人，手持巾狀物。右手執一藤仗，約兩人高，杖頭鑲有蓮瓣形的箍狀物。右近側一人左手執一劍，右手上舉至肩部，緊握着卷簡冊一類的東西。他的身後站一人，左手前伸，緊握着一件壺形的器物。這件壺形器物口部侈張、細頸、下腹肥大，底部有蓮瓣紋。右手上舉二物，一件是橢圓形的短把扇狀物，一件是塵尾。其右側雕一人，雙手抱一曲首長劍，劍的曲首部份雕成獸頭，鞘上也雕着一道道直綫紋。

王者像的左、右前側，相對地雕文吏坐像各一，狀甚嚴肅。

窟內王者像左側有題榜二，右側有題榜一，均作長方形。其中左側正面一個的外周陰綫雕出卷雲紋。榜內都沒有刻字，僅左側文吏上方一個題榜內，有墨筆書寫的字迹，現在隱約可見。『……形光(?)永年』四字。右側窟壁上，有人用墨筆草書『永歷戊戌……』等字。(按永歷戊戌即永歷十三年，公元一六五八年)

第二窟：窟高一點三七米。窟的外檐亦雕作三重：第一重雕瓣狀花紋，第二重雕連珠紋，第三重雕垂幃紋。其下同半卷的幃幔。窟門兩側周邊和第一窟一樣，亦雕着連珠紋。

窟內雕一石座，座上置一椅，椅背上雕有靠墊，椅兩端雕二龍首。椅後列有屏幃。屏雕連珠紋，中間相對地雕着連續的弓形紋和日月圖象。屏上窟壁上，雕一四爪龍端立雲際，狀甚生動。椅前雕一獅一虎，相背蹲伏。王者坐椅上，袍服與第一窟相同，只是冠上的裝飾更見華麗和『張勝溫畫卷』中的『利貞皇帝標信畫』的『龍冠』完全相同。同樣地他們的帽帶也都是系在頸下，可惜王者像的面部已部分損壞了。

王者像的左側雕有六人：站在最前列，靠近王者的一人，頭部已毀，左手握劍，右手置胸前，似持一物。他的身後右方，站一童子，左手抱一劍。童子身後一人，靠近屏障，右手執羽葆。羽葆

的樣式和前面提到的畫卷上的也極相似。他的左側，雕着三個武士，均執大旗。

右側雕有七人：靠近屏障處一人手執羽葆。二武士執旗。前方靠近王者像的地方雕一人，頭部亦毀，右手執一長劍，左手把綬帶上。他的背後雕一人，手持一物，已毀。右後方雕一坐像，左手執念珠一串，右手作數珠狀，頭部亦被毀。坐像背後雕一傘。傍有一人，側身前行，雙手捧一長頸瓶狀物，瓶底雕蓮瓣座。

王者像的左右前側，和第一窟一樣，也相對地雕着文吏坐像。面部均毀。

窟外右側崖上，鑿有題榜，似曾刻有字迹，但已模糊得不能辨認，隱約可見的只有一個「當」字。

第三窟：窟高一點四九，寬一點一九米，雕佛像一尊趺坐蓮座上，兩足踏二小蓮座，有七星圓形佛光，上有黑、白、紅三色彩繪痕迹。

佛光左側窟壁有後人題字兩處：一處墨筆寫：『宣光三年三月十五日，□蒙鎮撫□知事□實到此』（按：宣光系北元年號，三年即明洪武五年，公元一三七二年）。一處墨筆寫：『至元六年四月十一日大理□朱福順到此』（按：至元六年，一系惠宗年號，即公元一三四零年，一系世祖年號，錄南宋咸淳五年，即公元一二六九年，未知孰是）。

第四窟：窟高二點二五，寬二點零一米，雕坐佛一尊，身稍前貨，偏袒右肩，赤足，踏二蓮座。背有佛光。左側佛光已全部雕成，右側部份用墨筆繪出，尚未開雕。墨迹猶歷歷可辨。

佛光左右雕阿難、迦葉二身。阿難面部，用墨筆繪出眉目，尚未雕。其前雕文殊、普賢菩薩。右側文殊菩薩趺坐蓮座，座置像身上。一童子赤足在象後側，雙手執一棒狀物，高舉至象耳部，身稍前屈，作隨像前進的樣子。像額部及蓮座前部均毀。左側普賢菩薩僅胸部以上完整，其下均被毀。

第五窟：窟下雕一座高零點五一八米，兩隅雕二力士，舉手扶座，一足下踏至地，一足後跪，看起來好像是不勝重負似的。手足都有筋肉暴起的感覺，面部已模糊不清。

窟的兩側雕二圓柱，伏蓮柱礎，柱中央雕仰伏蓮。柱頂雕雲頭，布置得很規矩。額枋上架斗拱。右柱外側後方刻有『至正元年正月』六字，接着又刻：『楊純、施恩成、王甫、楊×，許、張受海、楊鎮、董大明、王大、陳芳、施保（？）山嘉清』等字。

窟內後壁，鑿成山岩狀，上方雕出日、月、雲朵，山崖上雕有小徑，有佛龕，有塔，有持杖的長者，有抱琴的樂師，有步行上山的樵夫，有入山自道的苦行者，有童子，有仙鶴，有猴子等等。正中列一巨石，一羅漢跌坐石上，右手置胸前，左手執扇。衣服原是着色的，現在還可隱約看到一些紅色斑點。

羅漢像的前左側雕一石座，一人着草鞋，左足置右膝上，左手前伸，握書閱讀，可惜上半身全毀了。前右側亦雕一人端坐石座上，上半身也被毀。這個窟的左、右兩柱外側，各雕一小窟。

右側小額作圓拱狀，正中雕菩薩像。左右雕二供養人。佛光右側窟壁上用粉寫藏文一行，即『唵阿吽』三字。右側小窟正中雕菩薩像，右手捧鉢，左手執楊柳，左右二供養人，上身均毀。

第六窟：窟長十一點六三六米。窟後壁鑿方柱六，界為五間。柱高二點二二六米。素柱礎，柱中部距柱礎零點八九九米處，雕有花紋。右起第一、二、六柱上的這種花紋還未雕出。柱頭施額枋斗拱，坐斗雕作蓮瓣。有的只是把蓮瓣畫出，還沒有開雕。

正中第三、第四柱之間，後壁鑿成圓拱形。雕釋迦佛一尊，左右雕阿難迦葉二身立像，增多尚完整。佛光左右側有二題榜，墨筆寫『是無上咒是無等咒』、『泛淡祥光泛慈光』。左右四間，分雕八大明王，現在可以看見的題榜有『大聖西北方大笑明王』、『大聖西方馬頭明王』、『大聖西南方大輪

明王』、『大聖南方聖能勝明王』等，均爲後人所寫。八大明王殘缺處甚多，有用石灰修補痕迹。

八大明王的左右兩側，雕多聞天王、增長天王像。像高一點七七米，亦有用石灰修補痕迹。

以上除多聞天王和增長天王二像外，均被雕在一長石座上。座高一點四零米，分做三層。底層分做長方形的格子，界以雕花方柱，格子裡浮雕龍、虎、牛等動物。中間一層亦分做長方形的格子，界以雕花圓柱，每格內作壺門，中間雕花瓣，其上雕仰蓮，最上一層雕卷雲紋。

另外，這個窟內還有許多題字；『至元六年四月十一日馬文彬到此』、『浪詔馬泰來於永歷壬辰歲游書』、『鶴川知府口師永七年高保』等和梵文題字一行。這個窟外有瓦房。

第七窟：窟長十二點零五米。雕菩薩坐像，高一點五二米，左手捧鉢置膝上，右手上舉，似執一物，因毀不可辨認。胸前被挖小長方形洞。座高零點八八四米，分作兩層，下層鑿成長方形格子，界以堅鈴形柱，上層雕成蓮華座。左右雕二供養人，高一點二五，左立的雙手捧一瓶，右立的捧一盒。均尚完整。

佛光右上側窟壁有粉書藏文五行。

窟極西端，靠近第六窟外牆附近有殘石柱一。柱礎作蓮瓣，柱高一點五二五米，中部被打剝掉。距此殘柱東零點六四米處，又殘存一石柱礎。附近窟壁上刻有『永樂丙申年重造』、『天下第一福地』等字。

第八窟：分做上、下兩層。上層鑿四窟，窟門均作圓拱形。正中一窟高零點九一五，寬零點六四，深零點七米。窟中雕一仰蓮座，前部剝損。座上雕一椎狀物，椎狀物與窟壁相接處的兩側，留有很的鑿痕。正面中間鑿一深槽，被人手摸得很光滑。深槽兩側有一道一道的打鑿痕迹。這個雕品，傳是『女生殖器』。據我觀察，雖不敢肯定不是，但有兩點懷疑：第一，它不是原來就雕成的，很可

能是蓮座上的雕物被人打鑿掉以後的結果；第二，若果它是原來雕成的一個極有意義的崇拜物，那麼為什麼要把崇拜物雕得這樣粗糙，把崇拜物的座子、石窟兩壁以及窟外的裝飾又雕得那樣細緻，這是不可理解的。

這個窟內左、右兩側壁上，平雕釋迦佛像二尊。佛光兩側題榜都沒有刻字。

窟門外上方雕一長方形空額。額周雕着十分美麗的花紋。額上有用墨筆寫的字迹，字很工整。隱約可見字凡九行，可以認識的是：

『盛德四年作□已□□八月三日記／子……望□元盡後……／……福田無……窮……於……萬
……／……上口帝……天王……言……其造像□／……師……仏……情……渡回……／
……遺蘭』

盛德系大理國國段智光的年號。四年當爲己亥，即公元一二七九年（南宋淳熙年）。這比大理國描工張勝溫繪的『畫卷』還要早一年（按畫卷作於盛德五年）。這個發現是這次調查中的一個重大收穫。現在這九行題字的上面，有後人刻的『西天（？）』二字。

這個窟的右側窟內，雕一天王像，面、手均毀。左側二窟，一雕天王像，面、手亦毀。另一窟正中雕佛一尊。有二題榜亦未雕。

下層鑿五窟，偏西一窟較小，雕一塔。其右一窟，雕文吏模樣的坐像。面、手均毀。再右一窟雕一人側身坐，右足盤右膝上，手中似執一物，上半身毀。再右一窟雕佛一尊，趺坐蓮華座上，頭部毀。最東一窟雕一人正襟危坐，足、頭部毀。

石鐘寺區八窟的內容大致就是這樣的。在這一地區內，我們還有一個新的發現。前面說過，石鐘寺後有一巨石形如鐘，它的東側就是第一窟。我們從第二窟前的雜草野樹中繞到巨石的西側，就

發現巨石的西側也被鑿成一個長方窟的規模，爬上這個長方窟，就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窟的後壁上并排地畫着五個立像。這五個立像的服飾全是一個樣式：頭戴方形帽，帽後飄帶下垂及地，雙手置胸前，好像捧着一件什麼東西。足着長靴，身化有佛光，面部模糊。身周繪有六個圓餅，其中有兩塊隱約看出寫着『春』和『西』字。畫像用色鮮明，現在還可看出有紅、藍、白三種顏色。

此外，這一地區內還有明、清人題詩數處，與研究石窟歷史藝術關係不大，不在此抄錄了。

二、獅子關區

獅子關區有石刻三處，最值得注意的是這次調查所發現的一個新石窟。

七月五日，我們在沙溪調查工作告一段落，晚上開座談會，會上，農會會長說獅子關過來還有一個石窟，他上山打柴常看到。於我們就中止了行期，第二天一早跟他再爬上山去。在離開獅子關南去約二十步的半山腰里，鑿有一個石窟，窟上復一巨石作簷，窟前鑿有一點五米的臺階，下面就是絕壁。因為過去到過這個窟的人很少，所以它的附近全長着一人多高的小樹雜草，若果沒有人引導很難發現。

這個窟長一點二三五，高零點五九五米，它的位置正對着鐘寺。

窟內雕一長座，座後列一屏障，屏障上繪紅、綠色帳幔，中間留有高十九厘米、長二十厘米的題榜，刻字四行：

『大聖聖蹟□□／大王及後妃男女／從者等尊容元／改造像昌寧記之』
筆劃內填有黑色。

座上雕有五像：右端王者坐像，袖手執笏。衣上涂黃色。頭戴黑色高冠，冠的樣式與石鐘寺區

第一、二窟所見者極為相似。冠頂毀。王者留滿腮須。左端雕起後妃坐像。袖手端坐，衣着綠色，戴蓮華冠。

王者與後妃像中間雕一童子盤膝坐。上身裸，左手置膝上，右手上舉，似持一物。後妃像左側雕一女孩像，蓄長髮，袖手，衣上有用墨筆繪就的小花六處，尚未雕出。王者像右側雕一男孩像。

座前雕一案，上鋪紅色『案裙』，陳設着三件帶蓋的器皿。

屏障左右兩角，雕有二圓餅。右側圓餅上用墨筆畫一樹，左側畫一鳥，均未雕。

座左雕一女侍者，雙手緊握一物。座右雕男侍者，腰系黃色帶，帶上有用墨筆畫成的花紋，未雕。左手執書卷，右手執筆。

另外，我們在女侍者的像的外側壁上隱約看到一處畫像，內容是畫着一武士騎馬奔馳，武士手中執一羽葆。惜太模糊，無法拍照。

獅子關附近的石刻還有兩處，一刻在獅子關的峭壁上，一刻在從獅子磁下來去石鐘寺的路旁巨石上。這個巨石上刻一人，旁鑄『波斯國人』四字。

三、沙登村區

『沙登』古名『沙退』，雲南彌渡小學楊延福同志告訴我說，他在江長坪村背後發現了一塊隆慶元年（公元一五六七年）的墓碑，上面還刻着『鶴慶軍民府劍川州沙退鄉』等字。這一點對我們研究沙登村後的石刻有關係。

沙登村後的石刻，分四個地點。

第一地點在沙登村後一里許，俗稱『金鷄栖石』。石刻分做上下二層。下層鑿有四窟，第一窟雕

佛一尊，跌坐蓮花座上，窟壁繪有佛光，部份着綠色。坐像高一點零六七米，面、手、足均有損傷。

第二窟雕佛二尊，一高一點零三七米，端坐石座上，赤足踏一蓮華座。手、足有損傷。一佛跌坐蓮華座上，高零點四八八米。蓮花座下有一題額。額上零點三九六，高零點六七米，刻字十一行，全文如下：

『沙追附尚邑 三賤白張傷 龍妻盛夢和 男龍慶龍君 龍世龍家龍 千等有善因 緣敬造彌勒 仏阿彌陀仏 國王天啓十一年七月廿五日題記』

羅膺中先生在『張勝溫梵畫贊論』中說：『其南無作南无，佛作仏，菩薩省爲并，國作囯，寶作琰，冊作冊，亦屬唐人別體』。

天啓系南詔王豐佑（祐）的年號，十一年相當唐武宗會昌元年，即公元八四一年。（從這段題記中，我們還可看出當時奉行『父子連名制』的不僅僅限於南詔統治者蒙氏家庭了。）

第三窟雕佛一尊，高一點零六七米，身後繪有佛光，今可辨認出的有紅、綠二色。

第四窟雕菩薩立像，左手執瓶，右手執楊柳，面部有損傷。窟下平雕一天王像，全身甲冑，現在只能看見一個十分模糊的輪廓。

上層鑿有四窟。雕像矮小體肥，衣着綠色，雕得較粗。

第二地點在第一地點北半里許的路旁的一巨石上窟中雕佛一尊，高零點六米。背有着色佛光。右下側墨筆畫一立像，是先在石上塗一層白粉，然後用墨筆畫像，然後再雕。這個立像的畫工甚精。現在還可以隱約看出頭後有佛光，手持杖，着長衣，衣褶自然下垂。上方墨筆題『南無□□光仏』六字。左下側僅僅是在石上刷了一層白粉，還沒有畫出像來。正窟左右各雕浮屠四座，樣式、級數不同，但都鑿有一龕。這八個浮屠僅僅刻出一個輪廓，尚未雕完。另外，正窟左側還有題記一處，

字迹剝蝕得很，現在大致認得的有：

『大理箇□□長□婦禪姑人 觀音如□像□□□□□』

第三地點的石刻亦雕在路旁的巨石上，正中一窟雕佛一尊，高二點零七四米，左右二側像被打剝。附近地上堆有許多經人工打琢過的石塊，然時我們曾翻檢了一下，發現有四塊雕有衣服褶紋的殘片，雕工很精。據此，附近的石刻恐怕還不僅此而已。

第四地點，俗稱『甲子寺』，其實是什麼寺廟的，只是在一懸崖上，山勢裂開一縫，很像一個石門，縫寬恰容一人出入，縫內沒有什麼修築的痕迹。縫口左右二側的削壁上雕多聞天王和增長天王像，均系薄肉雕，保存得較好。這兩個雕像和在劍川縣城近郊金華山發現的天王像極為相似。

四、後記

關於劍川沙溪三個地區的石刻內容，簡單報導如上。研究這批材料，現在知道的有三種直接有關的資料：

第一種是王奉宗等畫的南詔圖傳，第二種是張勝溫畫卷（第二十五、二十六）。這兩種資料，向覺明先生曾有文評介，載『歷史研究』一九五四年第二期『南詔史略論』，和我們看到的三個王者雕像比較，和我們看到的幾處題字比較，這篇文章的推論對我們研究這些石刻的年代是有很大幫助的。

第三種資料是劍川縣城近郊金華山腰里的『石將軍』像。關於這個石刻，徐宏祖看到過，他在『滇游日記』中曾有記述（見『徐霞客游記』『滇游日記』七）。王遜同志在『雲南北方天王石刻記』中，對這個石刻也有記錄（見『文史雜誌』三卷三、四期，一九四四，二二）

我們去看過這個石刻，覺得它和沙登村後第四地點的多聞天王，在甲服、塔式、執戟等方面都